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老舍

父亲 这本作品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结构，这是它和目前众多选本之间的主要区别。

从目录上可知，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是小说，

中编是散文，

下编是曲艺作品。

选集虽然篇幅有限，

但所包含的作品有许多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

本书序言 · 舒乙



—— 文匯出版社



学 · 生 · 阅 · 读 · 经 · 典

老舍

舒乙 选编

 —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老舍著;萧关鸿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1. 1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7-80531-812-3

I. 老... II. ①老...②萧... III. 老舍-选集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790 号

学生阅读经典——老舍

作 者/老 舍

丛书主编/萧关鸿

本册选编/舒 乙

责任编辑/何 璟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社 址/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50 千

印 张/12.75(插图 10 面)

印 数/18501—21500

ISBN 7-80531-812-3/I·98

定 价/18.00 元

序言

舒乙

一

这本老舍作品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结构,这是它和目前众多的选本之间的主要区别。

从目录上可知,分上、中、下三篇:

上编是小说;

中编是散文;

下编是曲艺作品。

二

上编的小说类,又包含三个小说品种:即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其中《正红旗下》是一部长篇小说,因未写完,故篇幅不算太长,仅八万余字,恰好可以容纳在一部选集中。老舍先生擅写长篇小说,选集中不选他的长篇总是个缺憾,有这一篇在,问题

似可解决,因《正红旗下》虽然没写完,但公认是他的代表作,而且是炉火纯青的。

《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是中篇。

上编中其余的作品是短篇小说。

三

下编是这部选集中最与众不同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仅有两位大作家擅长写曲艺作品,一位是来自解放区的赵树理先生,另一位便是老舍先生。

曲艺的品种很多。老舍先生是多面手。他会写的曲艺门类比较多,如大鼓、单弦、坠子、相声等等,这本选集中仅收了老舍先生三篇相声作品。

不过,有这三篇相声作品,可以达到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足以说明老舍先生多才多艺,什么都会写,很难得;二是说明他一直把自己作品的对象定位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为他们服务是他最高的写作宗旨;三是想说明老舍作品的文学营养有三个主要来源,除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之外,那就是直接取自民间文艺。

这很重要。

因为他是人民艺术家。

四

这本选集虽然篇幅有限,但所包含的作品有许多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小说中除上面提到的《正红旗下》外,还有《月牙

儿》、《我这一辈子》、《微神》、《断魂枪》，有五部之多。

散文从不列为他的代表作。但是，老舍先生的散文作品写得也非常好。

有一回，朱自清先生由“朱光潜文学沙龙”返回清华，友人问他，今天的诗作如何，哪位诗人的最好。朱先生回答说，今天好的不是诗，老舍的散文最好。那天朗诵的是老舍的散文《济南的冬天》。

可见，老舍散文的水平也有很高的造诣。

这里所选的七篇老舍散文皆是他的精品。

五

交待了结构，编者要说的话也就说完了，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老舍

父亲 这本作品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结构，

这是它和目前众多选本之间的主要区别。

从目录上可知，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是小说，

中编是散文，

下编是曲艺作品。

选集虽然篇幅有限，

但所包含的作品有许多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

本书序言·舒乙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ISBN 7-80531-812-3



9 787805 318127 >

ISBN7-80531-812-3/I·98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序言/舒乙

上 编

月牙儿·····	3
我这一辈子 ·····	33
大悲寺外 ·····	94
马裤先生·····	112
柳家大院·····	118
黑白李·····	130
上任·····	145
微神·····	163
柳屯的·····	176
老字号·····	199
断魂枪·····	206

“火”车	215
正红旗下	227

中编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349
我的母亲	355
宗月大师	361
诗人	365
想北平	368
文牛	371
养花	376

下编

小相声一则	381
乱形容	384
作诗	387

上编

月牙儿

一

是的,我又看见月牙儿了,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儿;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它唤醒了我的记忆,像一阵晚风吹破一朵欲睡的花。

二

那第一次,带着寒气的月牙儿确是带着寒气。它第一次在我的云中是酸苦,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儿照着我的泪。那时候我也不过是七岁吧,一个穿着短红棉袄的小姑娘。戴着妈妈给我缝的一顶小帽儿,蓝布的,上面印着小小的花,我记得。我倚着那间小屋的门垛,看着月牙儿。屋里是药味,烟味,妈妈

的眼泪,爸爸的病;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我作晚饭。我晓得屋里的惨凄,因为大家说爸爸的病……可是我更感觉自己的悲惨,我冷,饿,没人理我。一直的我立到月牙儿落下去。什么也没有了,我不能不哭。可是我的哭声被妈妈的压下去;爸,不出声了,面上蒙了块白布。我要掀开白布,再看看爸,可是我不敢。屋里只是那么点点地方,都被爸占了去。妈妈穿上白衣,我的红袄上也罩了个没缝襟边的白袍,我记得,因为不断地撕扯襟边上的白丝儿。大家都很忙,嚷嚷的声儿很高,哭得很恸,可是事情并不多,也似乎值不得嚷:爸爸就装入那么一个四块薄板的棺材里,到处都是缝子。然后,五六个人把他抬了走。妈和我在后边哭。我记得爸,记得爸的木匣。那个木匣结束了爸的一切:每逢我想起爸来,我就想到非打开那个木匣不能见着他。但是,那木匣是深深地埋在地里,我明知在城外哪个地方埋着它,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个雨点,似乎永难找到。

三

妈和我还穿着白袍,我又看见了月牙儿。那是个冷天,妈妈带我出城去看爸的坟。妈拿着很薄很薄的一罗儿纸。妈那天对我特别的好,我走不动便背我一程,到城门上还给我买了一些炒栗子。什么都是凉的,只有这些栗子是热的;我舍不得吃,用它们热我的手。走了多远,我记不清了,总该是很远很远吧。在爸出殡的那天,我似乎没觉得这么远,或者是因为那天人多;这次只是我们娘儿俩,妈不说话,我也懒得出声,什么都是静寂的;那些黄土路静寂得没有头儿。天是短的,我记得那个坟:小小的一

堆儿土，远处有一些高土岗儿，太阳在黄土岗儿上头斜着。妈妈似乎顾不得我了，把我放在一旁，抱着坟头儿去哭。我坐在坟头的旁边，弄着手里那几个栗子。妈哭了一阵，把那点纸焚化了，一些纸灰在我眼前卷成一两个旋儿，而后懒懒地落在地上；风很小，可是很够冷的。妈妈又哭起来。我也想爸，可是我不想哭他；我倒是为妈妈哭得可怜而也落了泪。过去拉住妈妈的手：“妈不哭！不哭！”妈妈哭得更恹了。她把我搂在怀里。眼看太阳就落下去，四外没有一个人，只有我们娘儿俩。妈似乎也有点怕了，含着泪，扯起我就走，走出老远，她回头看了看，我也转过身去：爸的坟已经辨不清了；土岗的这边都是坟头，一小堆一小堆，一直摆到土岗底下。妈妈叹了口气。我们紧走慢走，还没有走到城门，我看见了月牙儿。四外漆黑，没有声音，只有月牙儿放出一道儿冷光。我乏了，妈妈抱起我来。怎样进的城，我就知道了，只记得迷迷糊糊的天上有个月牙儿。

四

刚八岁，我已经学会了去当东西。我知道，若是当不来钱，我们娘儿俩就不要吃晚饭；因为妈妈但分有点主意，也不肯叫我去。我准知道她每逢交给我个小包，锅里必是连一点粥底儿也看不见了。我们的锅有时干净得像个体面的寡妇。这一天，我拿的是一面镜子。只有这件东西似乎是不必要的，虽然妈妈天天得用它。这是个春天，我们的棉衣都刚脱下来就入了当铺。我拿着这面镜子，我知道怎样小心，小心而且要走得快，当铺是老早就上门的。我怕当铺的那个大红门，那个大高长柜台。一看见那个门，我就心跳。可是我必须进去，似乎是爬进去，那个

高门坎儿是那么高。我得用尽了力量，递上我的东西，还得喊：“当当！”得了钱和当票，我知道怎样小心的拿着，快快回家，晓得妈妈不放心。可是这一次，当铺不要这面镜子，告诉我再添一号来。我懂得什么叫“一号”。把镜子搂在胸前，我拚命的往家跑。妈妈哭了；她找不到第二件东西。我在那间小屋住惯了，总以为东西不少；及至帮着妈妈一找可当的衣物，我的小心里才明白过来，我们的东西很少，很少。妈妈不叫我去当了。可是“妈妈咱们吃什么呢？”妈妈哭着递给我她头上的银簪——只有这一件东西是银的。我知道，她拔下过来几回，都没肯交给我去当。这是妈妈出门子时，姥姥家给的一件首饰。现在，她把这末一件银器给了我，叫我把镜子放下。我尽了我的力量赶回当铺，那可怕的大门已经严严地关好了。我坐在那门墩上，握着那根银簪。不敢高声地哭，我看着天，啊，又是月牙儿照着我的眼泪！哭了好久，妈妈在黑影中来了，她拉住了我的手，噢，多么热的手，我忘了一切的苦处，连饿也忘了，只要有妈妈这只热手拉着我就好。我抽抽搭搭地说：“妈！咱们回家睡觉吧。明儿早上再来！”妈一声没出。又走了一会儿：“妈！你看这个月牙；爸死的那天，它就是这么歪歪着。为什么她老这么斜着呢？”妈还是一声没出，她的手有点颤。

五

妈妈整天地给人家洗衣裳。我老想帮助妈妈，可是插不上手。我只好等着妈妈，非到她完了事，我不去睡。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地洗。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铺子里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饭去。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月牙，蝙蝠专会在那条光儿底下穿过来穿过去，像银线上穿着个大菱角，极快的又掉到暗处去。我越可怜妈妈，便越爱这个月牙，因为看着它，使我心中痛快一点。它在夏天更可爱，它老有那么点凉气，像一条冰似的。我爱它给地上的那点小影子，一会儿就没了；迷迷糊糊的不甚清楚，及至影子没了，地上就特别的黑，星也特别的亮，花也特别的香——我们的邻居有许多花木，那棵高高的洋槐总把花儿落到我们这边来，像一层雪似的。

六

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的常不吃饭。我知道妈妈要想主意了，我知道。她常把衣裳推到一边，愣着。她和自己说话。她想什么主意呢？我可是猜不着。

七

妈妈嘱咐我不叫我别扭，要乖乖地叫“爸”：她又给我找到一个爸。这是另一个爸，我知道，因为坟里已经埋好一个爸了。妈嘱咐我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她含着泪说：“不能叫你饿死！”噢，是因为不饿死我，妈才另给我找了个爸！我不明白多少事，我有点怕，又有点希望——果然不再挨饿的话。多么凑巧呢，离开我们那间小屋的时候，天上又挂着月牙。这次的月牙比哪一回都清楚，都可怕；我是要离开这住惯了的小屋了。妈坐了一乘红轿，前面还有几个鼓手，吹打得一点也不好听。轿在前边

走,我和一个男人在后边跟着,他拉着我的手。那可怕的月牙放着一点光,仿佛在凉风里颤动。街上没有什么人,只有些野狗追着鼓手们咬;轿子走得很快。上哪去呢?是不是把妈抬到城外去,抬到坟地去?那个男人扯着我走,我喘不过气来,要哭都哭不出来。那男人的手心出了汗,凉得像个鱼似的,我要喊“妈”,可是不敢。一会儿,月牙像个要闭上的一道大眼缝,轿子进了个小巷。

八

我在三四年里似乎没再看见月牙。新爸对我们很好,他有两间屋子,他和妈住在里间,我在外间睡铺板。我起初还想跟妈妈睡,可是几天之后,我反倒爱“我的”小屋了。屋里有白白的墙,还有条长桌,一把椅子。这似乎都是我的。我的被子也比从前的厚实暖和了。妈妈也渐渐胖了点,脸上有了红色,手上的那层鳞也慢慢掉净。我好久没去当当了。新爸叫我去上学。有时候他还跟我玩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爱叫他“爸”,虽然我知道他很可爱。他似乎也知道这个,他常常对我那么一笑;笑的时候他有很好看的眼睛。可是妈妈偷告诉我叫爸,我也不愿十分的别扭。我心中明白,妈和我现在是有吃有喝的,都因为有这个爸,我明白。是的,在这三四年里我想不起曾经看见过月牙儿;也许是看见过而不太记得了。爸死时那个月牙,妈轿子前面那个月牙,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点点光,那一点寒气,老在我心中,比什么都亮,都清凉,像块玉似的,有时候想起来仿佛能用手摸到似的。